

● 李天梅 著

●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五国演义

第二卷



五国演义

第一卷

李天梅 编撰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 第一卷/李天梅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8

ISBN 7—5008—1585—9

I. 五… II. 李…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②历史小
说—中国—现代 IV. 1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14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410 千

印 张:15.25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12.50 元

目

录

第一回	宋真宗亲征澶渊	萧太后兵发河朔
第二回	杨延昭遂城大战	高继勋岢岚驰援
第三回	澶城河高琼拥驾	大名府钦若讽经
第四回	贾宗火烧寒光岭	寇准谈笑澶州城
第五回	盟澶渊真宗纳币	宴水殿萧后庆寿
第六回	奉使千里邻几返汴京	煮酒一樽平仲说西夏
第七回	乐清平真宗弄天书	登泰山钦若导封祀
第八回	东京城焦赞杀府	西华山魏野拒帝
第九回	昊天塔孟良盗骨	晴翠亭怀政剖胸
第十回	寇平仲雷阳逐丁谓	萧孝穆蒲水伐延琳
第十一回	王孝先力正朝纲	欧阳修文风革命
第十二回	王总之溯史契丹	宋仁宗亲主国政
第十三回	张昊二生入西夏	李刘双军全覆灭
第十四回	御西夏韩范将兵	营青涧世衡筑城
第十五回	辩献纳富弼外交	守环庆仲淹耀兵
第十六回	辽兴宗南壁僭军	范仲淹庆历新政
第十七回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宁令哥东宫弑元昊
第十八回	五龙庄王则联姻	白云洞蛋僧求书
第十九回	圣姑姑行道济世	胡永儿贝州庆生
第二十回	张德乙逼反戍军	贝州城王则起义

- 第二十一回 贝州智破征讨军
第二十二回 掘地道杨遂建功
第二十三回 仁宗拜将岭南地
第二十四回 包孝肃立朝刚正
第二十五回 战谅祚蔡挺将材
第二十六回 王安石初行变法
第二十七回 吕献可力攻王安石
第二十八回 王安石书答司马光
第二十九回 宋神宗励精经武
第三十回 宋神宗安抚西南边
第三十一回 流民图郑侠攻新法
第三十二回 议边界沈括外交
第三十三回 千古奇冤辽宫秘史
第三十四回 弃黄嵬赵顼帝猷
第三十五回 东京城医仙传钱乙
第三十六回 苏子瞻悲赋绝命诗
第三十七回 擅朝政梁氏囚秉常
第三十八回 高遵裕兵败灵夏
第三十九回 陈季常岐亭遇友
第四十回 徐禧骄狂永乐覆军
第四十一回 李公麟丹青传介甫
第四十二回 司马光元佑更化
第四十三回 吴处厚注诗车盖亭
第四十四回 洛蜀朔党朝士误国
第四十五回 居相位苏颂尊哲宗
- 彦博乘机觅封侯
侂智高兵袭广州
狄青夜度昆仑关
享太平廷争濮议
王安石力主变法
苏小妹三难新郎
横渠镇张载兴关学
苏子瞻三试拜下风
王子纯经略熙河
十三郎五岁朝天子
忌曹后安石返金陵
安石再相罢手实
十香词毒萧后悲吟
辽道宗杀妻弑子
湖州府诗狱逮苏轼
王介甫义拯才学士
宋神宗五路伐夏国
苏子瞻劳耕东坡
苏子瞻长江赋词
秉常复位西夏损兵
王安石秦淮逐苏轼
苏子瞻秉道论法
蔡持正烟瘴谪新州
种谊姚兕力擒鬼章
苏东坡杭州筑湖堤

第一回 宋真宗亲征澶渊 萧太后兵发河朔

话说自古天下为公，尧自无过，舜已有失，夏禹举天下而私之；乃历商汤，至于周秦，遂入于封建；私有之患，颇见于史传。然而终封建之世，私患之烈，未有如五国之奇者。五国之期，辽、宋、夏鼎立于天下，宋、金、元轮灭于寰中；其治乱兴亡之际，盖亦有道之存焉。赵宋自太祖开国，四海未平，即将杯酒释了兵权。太宗继位，又数年，天下一统，于是起兵大举伐辽，辽奋兵迎之，大战于幽燕之地。宋师败绩，太宗中箭夜奔，军溃回于关南。越六年，宋师再出，又败于辽，杨业陷歿于陈峪，曹彬军溃于岐沟。于是辽之国势，蒸蒸日上。

太宗在位久，皇储未定，大臣言之，太宗怒斥岭南，无复敢言者。寇准自青州召还，太宗独与之谋，问曰：“朕诸子谁可付予神器？”准沉吟曰：“为天下择君，不可谋及妇人中宫，唯陛下择可副天下之望者。”太宗俯首思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意既可，愿即定之。”遂立襄王为太子。襄王名赵恒，乃太宗第三子也。母梦以裙承日而生。小时了了，尝在宫中与诸幼王嬉戏，喜排列队伍，指挥进退，俨然有战阵之态，而自称元帅。父、伯见而奇之，抚肩问曰：“儿为天子乎？”翹首对曰：“由天命耳！”渐长就学，受经一览成诵，封藩襄王。既立为太子，拜太庙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太宗闻之不怪，召寇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太宗悟，入语后嫔，宫中皆庆，太宗喜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后太宗以箭创驾崩，再传宋帝位于赵恒，改元咸平，是为真宗。

景德元年秋，一日，帝御崇政殿，坐龙榻之上，忽接澶州五

百里加急羽书，飞报：“辽主耶律隆绪与其母萧太后，宰相耶律隆昌，起大军三十万，倾国来犯，与梁国王耶律隆庆、顺国王萧挹凛兵分三路，意在会师滑州，直下汴京！今萧太后大军已迫广信、安肃等军，大逼定州，杨延昭、魏能皆势单力弱，危在旦夕。南路顺国王萧挹凛更连下雄州、冀州，骁将音德尔、纽勒琿、巴雅尔率军马大掠邢、洺、德、棣。黄河南北，胡骑遍野。先锋耶律科里已陷德清军，正向澶州进发！”帝大惊，群臣失色。

半晌，王钦若匍伏奏曰：“虏军势大，既至澶州，门户洞开，轻骑一日夜即至，不如幸金陵暂避，实为良便。”陈尧叟亦跪奏曰：“金陵虽有长江天险，但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不如蜀中有山林险阻，今不得已，愿效唐明皇故事，驾幸成都以避其锋。”帝难之，离榻而起，彷徨不语，左丞毕士安遣内侍召寇准来，日未移影，宫使已五发，而寇准不至。帝愀然，拂袖入内，群臣皆逡巡而散。

帝遣毕士安夜访寇准府第，径入内室，见准坐于画烛下观书，士安曰：“平仲尚未入睡耶？”准弃书於案，徐徐曰：“待明公久矣！”叩问日间群臣之议，士安告之。准曰：“明公之意如何？”士安曰：“王钦若江南人，陈尧叟蜀人，请驾幸金陵、成都，各怀私图，非谋图之忠；且朝廷一旦颠播，将士流散，百姓乱离，中原自此多事矣！”准曰：“某所见与明公略同。自先帝奔于幽州，杨业死于雁门，吾国积弱已久，契丹轻我甚矣！岂偏居一隅之地，可以久安？吾辈身居宰枢，际会此时，当图振弱成强，为天下生灵，谋数百年之太平，方不负主上知遇之恩耳！但主上必震于虏之声势，愿明公助我！”士安曰：“然则平仲计将安出？”准笑曰：“公归语主上，但说准言，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明日早朝议事，当有定夺。”士安应诺而起，准相送至于府门。忽门吏入见，禀曰：“有一青衣人匆匆而来，自称高都指挥使家僮，欲亲见相公。”准命唤入，青衣人曰：“家主今夜入寝后，辄侧不寐，披衣而起，令长女书此柬，教连夜送寇相公亲收。”准展视之，柬曰：

“国家际此，实存亡之秋，更不能增一分畏怯之气，若幸楚、蜀，是病入膏肓。知公忠义，如有所定，愿效死以赴。琼顿首。”

准阅毕，笑而不言，纳之袖中，挥青衣人去，士安也辞别而回。

翌日，大会文武群臣于文德殿，待准决策。准整冠盛服，抱笏而来，徐徐上殿。帝以辽国兴师问之。准问曰：“昨日议者已有何策？”签书枢密冯拯曰：“虏骑深入，京师震恐，昨议往金陵暂避为便。”帝出楚、蜀二图示准，准不阅，纳之右袖中，扬声而言曰：“谁为陛下划此策，罪可斩也！吾朝自太祖开国，方历三世，奈何弃宗社，欲幸楚、蜀，所过人心崩坏，敌乘势而入，天下可复保耶？”声色严厉，钦若垂首惶恐，百官振奋。帝急问曰：“卿意如何？”准曰：“契丹非大国，其主以老妇竖子，亲观武事，遂覬覦中原，自为豪强。今中国四海一统，带甲之士百万，而器械足备，陛下春秋鼎盛，当亲征澶洲，示以必胜之心，虏必气馁，更遣骁将锐卒，因势利便而挫之。然后以一介之使，邀其称臣，则纵其还国。否则，吾传檄河朔，号召燕云，以击其惰归，绝其去路，夺其辎重，擒其母子，使其举国不敢以正眼觑我中原……”言未毕，帝大骇，离座起回内宫，准随而追之，至内宫门外，帝回头视，准笑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大事，陛下之大事也！请勿入内，容臣毕其说。”毕士安趋来奏曰：“陛下若果幸楚、蜀，则銮舆一动，百姓传扬，史官记笔，天下之人，将视陛下为何如之君？”帝颇悟，沉吟不语。士安曰：“不幸楚、蜀，则唯有如寇平仲之言。臣请此行大事，尽付于准，可保无虞。”帝顾准曰：“卿虽忠义，但文臣岂尽知用兵之利？”准笑曰：“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虏当自退，不然，出奇兵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我逸敌劳，我得胜算矣！陛下如再不能信，请召高琼问之！”帝从之，挥内侍去。

须臾，高琼至，帝问曰：“幸金陵、征澶渊二策，以何者为是？”琼曰：“幸金陵为是。”三人诧异，准亦以为琼悔，琼徐徐又曰：“但恐护驾之士，乡土尽在中原，途中逃亡离散，到不得西、南耳！”帝于是大悟，其意乃决。三人亦相视而笑。相将回至龙庭，帝登殿下诏：命雍王元汾留守东京，大将王超为先锋，李继隆、石普

为左右排阵使，高琼为御前指挥，起大军八万，克日御驾亲征，进御澶州！

当日朝散，群官纷纷偕赴中书。准与士安徐步离文德殿，准于左袖之中，出二图曰：“此澶渊形胜与燕云略图，内策划甚详。若与主上共论之，可坚其志。又须如此如此……”士安藏图返入。原来王钦若字定国，江宁人也，短小多智，常怀私挟诈，准恐其留帝左右，患碍大策，故遣士安去行其计。准遂经右掖门西去，径至中书省。群官鹄立恭候，准指点各地粮运、部位要略，历历如指掌，群官悦服而去，唯钦若蹀躞于窗外花坛之旁。天色将暮，众已星散，忽毕士安来，准问：“如何？”士安曰：“见天子语公之意，主上称善，已降诏敕。”准释然笑曰：“大事谐矣！”乃唤钦若入坐，谓曰：“虏骑驰突，大名府国之重镇，一旦有失，河朔尽属敌境，烦定国前往，望勿推却。”钦若闻言大惊，方欲回说，寇准正色曰：“今主上亲征，非臣子辞难之时，参政乃国之大臣，当善体此意！”即取敕授之，钦若不敢对，诺诺连声。准唤左右，洒下热酒三大觥，为参政上马之饮，钦若只得饮了。准乃温语曰：“大名孙全照能事之人，愿定国善视之，吾别遣军马援助！”钦若无奈，只得受敕怏怏而去。

明日，校场点军，太庙祭告，雍王元汾、王旦率百官公卿，送銮辇出郊外，至长亭中，饮了别宴。帝临行，执王旦之手，曰：“汴京之事，尽托付于卿！”旦连声应诺。高琼顶盔束甲，执枪驰马，率三千禁军，当先行去。寇准乘马，紧随辇驾，毕士安携陈尧叟一行继后，陆续进发。

且说萧太后先遣顺国王萧挹凛、梁国王隆庆两路兵发，乃亲率大军十四万，屯于易水之上，连营数十里，马骏军壮，寨垒森严。时已入冬，天气甚寒。当下分布细作，沿河哨探四十里外，报称：“南岸白茫茫一片冰天雪地，连一缕炊烟皆无，更不见军马踪迹。”萧太后吃了一惊，曰：“南人多智，莫非有奇计？”晋王耶律隆昌曰：“非也。吾料宋主不愿以重兵任帅，边塞军马微弱，故杨嗣、杨延昭辈不能守险而守城也。今机不可失，宜大驱渡河，逼

城下示威！”即令先锋耶律奴爪督士卒连夜踏冰而渡，旌旗指处，士兵荷戟牵马担囊而行，络绎不绝，一夜尽登南岸，直趋遂城。

杨延昭探得萧太后兵屯易水，知必欲渡河来犯，计点部下，只得五千军马。遂率从骑出绕城而视。只见城小陴低，难以固守，远处村落稀疏，西边一带丘陵，徐河隐隐见焉。延昭立马寻思，默然良久，蓦抬头，见日没处，彤气满空，飞鸟绝迹。延昭大喜，即唤米著、刘超两员将，各引一千军士，去周围四十里内各村落，晓谕百姓，教尽搬粮食、柴薪、器具入城，军士皆相助肩挑车推，只今夜便须搬罄！二将领命去了。又唤焦赞引两千军，尽驱城中牲畜、载具，各携绳细、杓桶、汲水之物，破徐河之冰而取水，沿城浇之，愈多愈佳！焦赞亦领命去了。延昭自入城中，布置战守。

是夜，阴霾沉沉，天寒地冻。二更后，朔风大起，摧树撼屋。焦赞引军出城，冒彻骨寒风，去徐河边汲水浇城。随浇随冻，冻而复浇，浇而又冻，坚冰厚至数寸，通城浑成。天至四更，已是一座冰城。

次日，耶律奴爪帅兵已逼城下，遥望城上一无兵卒，亦不见旌旗枪矛，只见静荡荡一座冰城，屹立旷野。奴爪大疑，命军士搦战，城上不应；欲待乘锐急攻，城坚滑不可攀登，看看日已过午，只得压城结营歇息。时方隆冬日短，瞬即入夜，军皆辛苦，沉沉入眠，睡意甚浓，忽然城上灯火齐明，鼓角声起，营中军兵皆惊起，朦胧中遥见无数健士缒城而下。奴爪火急传令：“吾军方自睡梦中惊起，急不能战。若任敌军劫入营寨，吾军必有大乱，即令各营盘踞地势，以硬弓自远射之，勿令近前！”一霎时，箭似飞蝗，蜚聚缒城者之身，而其人皆不坠。移时，灯火齐灭，缒城人忽不见，声闻顿息。一夜三次，契丹军皆疲乏不堪，惊疑不定。

天明，耶律隆昌亲自率军，驰马而来，问知情状，笑曰：“延昭真个能战，昨夜缒城者，必草人也。以此诱我劲箭数万枝，济彼困乏，又惊疑我军，使疲不能战，果然好计！但他既如此动静，谅必有久远之策。我军大进，粮道遥远，不宜久旷。”即令奴爪仍在此将息士卒，自分军转攻梁门。

梁门魏能亦坚守不出，相持数日。隆昌挥军转攻定州。定州杨嗣更准备多时，也只坚壁清野，更加城广濠深，急切难下。萧太后谓隆昌曰：“我军已渡易水，谅此数丸之地，岂能飞出掌握？今天寒地冻，粮草为难，不如暂屯徐河，将息士卒整饬粮运，催督后军。然后会兵攻之，纵遂城、梁门急不可下，指挥大军直趋澶渊，渡黄河而临汴水，直指宋帝阙下，又何足惧哉？卿意以为如何？”隆昌称善，遂将大军屯于徐河，耶律奴爪军防城中出袭，亦徐徐退过徐河，营寨相望，旌旗遥对。城中延昭却见重围渐解，大军稍远，乘时募城中壮士，得军二千，士气益振，又辟校场，选将拔士，日夜教练，准备不日厮杀。

看看挨过月余，黄龙府中，契丹枢密萧孝穆统五万新兵，抵幽州运押粮草车辆，一路来至易水，会了萧太后。萧太后召将帅议事，孝穆曰：“今我军十倍于宋，不宜虚耗粮帑，当虚攻定州，而大军专迫遂城，以重兵压之，务在必克，然后分掠各地。”隆昌赞之曰：“前者遂城未克而趋梁门，此失计也，今当一鼓拔之。萧太后即唤耶律裕曰：“与汝一万兵，前往虚攻定州，多设旌旗，不可轻战。东路顺国王军已势如破竹，抵达澶州。我今往破遂城之后，便当大举攻围定州，汝须小心在意。”耶律裕领命点兵往定州去了。萧后乃令三军尽跨徐河而西。

于是，耶律奴爪率大军，蜂拥飞驰而来，直扑遂城。忽迎面队伍严整，枪矛森严，一彪军阵势摆开，八员将各按兵立马；沉气凝神。仔细看时，宋兵遍含积怒，刀拔半鞘，弓扣满弦，后面焦赞抱鞭勒马压阵。更遥见北门楼上，延昭凭高端坐，一少年束发侍立。耶律奴爪忙就地约退军马，鼓响处，宋阵前宋沅、胡福二将已飞马挺枪而出，遥取奴爪。契丹军图鲁卜、乌鲁斯二将上前，挥刀抡鞭拦住厮杀。两对战马，往来奔驰，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负。宋阵张斌、武白催开征骑，挺枪助战，又二十合后，乌鲁斯渐渐难支，与图鲁卜一同败回。宋将方欲追赶，忽听契丹军战鼓如雷，排成阵势，旗门开处，耶律奴爪骑乌锥马，提雁翅镜，长髯飘风，黑面含怒，目有威光，拍马飞出迳奔武白，举镜下击。白一夹征驹，由镜下疾蹕过去，翻身

一枪，奴爪闪过。其马疾速，已遇宋沉，沉飞马挺枪，直取咽喉，奴爪一镜掀开，果然力大将猛。后面焦赞见了，举鞭一指，李正辞、夏承皓二将舞蛇矛、钩镰枪，飞马出阵，皆取奴爪坐下马。奴爪已兜马而回，迎面张斌、胡福两枪，上挑面门，下刺马腹，奴爪乌锥马一跃闪过，回手一镜，几及张斌之背，斌伏鞍急闪。六员将围住奴爪厮杀，两军鼓声震天。

忽契丹阵内飘起晋王帅字大旗，尘头扬起，契丹阵势愈密，原来后军已至。耶律隆昌偕萧孝穆登小山观望，战鼓大盛。奴爪精神倍长，一枝镜左右盘旋，逼住六员将走马灯般飞驰，两军阵前多少兵将，皆看得目瞪口呆。宋阵焦赞掀髯咬牙，鼓声愈急。刘超拔出双剑，米著掣开铜练随后，二骑马走刺斜里杀入圈子。八员将困奴爪于核心，枪矛如雨，剑练似雪，九骑马电一般往来飞驰，沙场上尘阵叠起，掩蔽得夕阳失色。耶律隆昌在小山上观望良久，顾谓萧孝穆曰：“不意小小遂城，竟有如此许多人材！”孝穆恐奴爪酣战不利，方欲下令混战，忽见米著铜练一扬，荡开阵角，投东落荒而走。奴爪拍马追来，背后七将流星赶月般齐来相救，奴爪马快，已与米著战马首尾相衔，举镜下击，众皆惊呼。东边树林中，一少婢挺枪跨白驹而出，激箭也似射来，马如游龙，人若飞仙，枪起处，贯透咽喉，刺奴爪倒于马下，众皆大骇。

隆昌急视，见少婢头挽乌云髻，身穿青战袄，手使点钢枪，跨下小白驹，英姿飒飒，侠气昂昂，竟不知何许人物。宋阵战鼓复震，八将已回马挥兵，齐冲契丹阵去，契丹阵大乱，人马践踏，自相推挤，盔甲弃地，惊呼杂喊。少婢随八将冲入阵中，万马乱奔，婢一骑迳飞小山，契丹侍卫兵将不能抵挡，婢自马背纵身一跃，飞起二丈高，凌空倒卷直下，枪尖已点隆昌冠顶。隆昌急拔佩剑，仰天一格，枪脱手飞去，婢空中盘旋，斜飞而下，双足点处，一将倒跌下马，婢落骑马上，已在坡下。顺手绰其枪，策马望本阵而去。正是：

只因门墙深忠烈，遂使侠女显英雄。

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杨延昭遂城大战 高继勋岢岚驰援

原来此乃延昭府内厨下之婢，名唤排风。其人自幼聪明，喜爱骑马使枪。因闻契丹大举来攻，主将忧急，与府中八娘、九妹商议定了，三人偷偷出城，来至东北树林边观看，见八将久战奴爪不下，屡欲出马，奈不得其便，恰得米著引奴爪赶来，出其不意，竟殪大敌。当下回至树林，九妹笑迎曰：“排风可谓飞将军自天而降，吓煞契丹儿矣！”三人方自说笑，一少年将自城边走马而来，唤曰：“爹爹在城上望见你三人，因少时便要鸣金收兵，命侄儿来唤姑姑们回去。”八姐闻言欲回，九妹不肯，却笑问曰：“侄儿日夜在书房攻读兵法，深通韬略，你看今日一战如何？”少年笑曰：“九姑姑不必试我。契丹军势浩大，今日只是挫他锐气。故此焦叔叔一来就挥八将齐上。萧后、晋王大军云屯于此，如今更增一萧孝穆，闻道此人多智，你当是好玩的么？再看一会无妨，少时应走正面归阵，却大意不得！”

言未毕，焦赞已鸣金收兵，八将率兵士夺获大批战马枪旗，渐整队阵。萧孝穆在小山顶上麾新军出动，铁骑驰突，战尘叠起，辽营十八将已抵阵前。却因孝穆望见树林边四个少年男女说笑神情，心中疑惑，恐其中有诈，密令不得轻战，徐徐逼之。少年已偕三女策马回阵，神态闲逸。契丹大将萧缜古轻其年幼，舞刀纵马来赶，逼至切近，少年于马上忽向鱼袋取弓，兽壶拔箭，倏地翻身而射，箭飞去，中缜古左眼。缜古大怒，喝问：“小将何人？”少年厉声曰：“我乃杨延昭之子，杨文广是也！这一箭只叫汝休赶，如再逞凶，异日定取汝性命！”言讫，徐徐随队入城，城上拽起吊桥。契丹兵将四门围定，层层密密，营寨灯火厚达数里。

是夜，契丹军举灯球、火炬、四面竖起云梯攻城，城上韩守

英、张志言、李知顺、胡度四将，率兵尽力守护。因日间已胜了一阵，人情昂扬。城墙上矢石如雨，契丹兵数次冲锋，终被射退。待至更深，众将聚延昭府内商议，延昭曰：“观日间萧孝穆新军五万亦集此路，合萧后不下二十余万之众，谅欲压破吾遂城，纵得日间小胜，险象仍属甚深。我欲思分其兵势，否则吾辈将无葬身之地！”焦赞忿怒曰：“吾等如此厮杀，不知朝廷在做什么？”米著曰：“某愿往朝廷告急！”延昭喜曰：“汴京遥远，虏骑遍布，非智勇之士不能达。”刘超曰：“尚恐远水难救近火，某愿往定州乞兵，分其军势！”延昭大喜允诺。即就灯下修了表书，交付二将，又修一书，令九妹去五台山，请杨延德下山助战。九妹欣然男装佩剑而出。米著改了学究装束，铜练缠在腰间，刘超披挂贯带，腰悬双剑。三枪三骑，齐出西门，偷下吊桥，向契丹营盘闯去。

延昭亲自登城楼而望，遥见营帐重重，灯火灿烂，旌旗飘飞，延昭心下甚忧。徐徐见三团黑影，前后犄角，突入敌营灯火稀处，立见敌营灯火乱动，影过处，灯火随灭随明，其行甚速，先奔西北角去，一霎时，西北灯火密如繁星，动势倏地折射西南，去势越疾，西南角上，猝不及备，隐隐透出灯火最远处去了。延昭始稍放心。

明日，隆昌至萧后寨中，诉说昨夜有三骑破围而去，孝穆曰：“此必往定州求援，宜速攻之。一面添兵围定州。”萧太后忖思曰：“足见情虚……莫如遣使招之，以见我爱民之心，如不降，攻之未晚。”即遣使持书，至城下唤门。韩守英在城楼上望见，只三骑文使官，道是来下战书，开门放进。

延昭严装佩剑，出坐堂上。使者呈上书信，延昭阅书，大怒而起曰：“我正欲报父弟之仇！谅汝二十万兵，怎敌我河朔百万之民！”拔匣中剑一挥，砍去案桌一角，叱武士将使者推出斩了，逐回从者。延昭斩了来使，即遣军吏至街巷，鼓聚群民，亲临校场，感慨声言曰：“契丹主屡寇吾境，凶淫嗜杀，前者屠吾草野之民，聚尸堆山，以耀勇武，竟号‘京观’，今复以重兵围吾遂城，城若不守，必为所屠。今兵力单薄，愿父老死力相助！”众皆涕泣应诺。

契丹营中，萧后、隆昌、孝穆聚于寨内，静听回音。见从者逃回，使臣斩了，又言延昭言语如此，隆昌大怒曰：“吾大军二十万不能取汝遂城，嗣后岂能复用兵于中原？”力主急攻。孝穆曰：“今已如此，莫待其援兵来，即攻可得。”于是萧后下令各寨，齐力猛攻，隆昌、孝穆分主西南二门，亲自督战。当日未牌时分，契丹各营大军，填城壕而进，竖云梯如密麻，八面攀登。新军十八将聚于南门，军士不顾城上如雨矢石，冒死而上，一时攀登者甚众。李知顺率军士，就女墙边奋短兵刃砍杀，契丹军不退，益如潮涌上。看看难支，有义民群闻南门紧急，未得号令，纷纷运雷木巨石上城助战，一霎时，打得梯析人翻。契丹兵伤折甚重，只得退下，众民欢呼，知顺大喜。

契丹营中萧孝穆闻攻而后退，自至军前察看，斩却偏将三四人，命十八将身先士卒而攻，亲自按剑坐于阵前。契丹军复大进，前仆后继，层层上涌，杀喊震天，奈城上抵死守御，兵民奋勇，巨石如雹，矢木如雨，城上城下，皆积尸遍地，相拒至日暮。延昭掌灯坐衙内，展读地图，闻八面杀喊之声甚紧，南城尤烈。不移时，张斌急步入来，告南门危急，速遣援兵，延昭端坐不答，张斌只得走了。入夜三更，杀喊声更震魂夺魄，李知顺匆匆而来，言军士朴杀渐渐稀少，实属难支，延昭只是不答，知顺匆匆又去。熬至天色微明，契丹军退下。二将修葺城堞，搬运木石，渐渐不见契丹营动静。二将欢喜，入衙诉说，延昭矍然惊起，曰：“焉有此等事乎？”忙率二将亲至城楼观望，只见契丹营前寨甚静，后寨兵士忙碌甚紧，尘土隐隐而起。延昭火急令各门守将，教半日之内，尽拆城内屋厦，取栋梁板栅之材，一并用之御敌。

萧太后用孝穆之计，命各寨士兵，暗暗掘地取土，人各一囊，迅速齐备。饭毕午后，契丹军呼噪复进，直奔城下，却不竖云梯，各掷土于地，一霎时，土阜高起。城上练兵群密处，推巨石落下，压死甚众。契丹兵就将土堆尸石之上，重复叠起，渐渐高与城齐，契丹鼓声焕发，士气大振！延昭命宋沅、胡福、文广尽起军士，上各门助守。焦赞催督搬运材木，城中屋厦、树干、街巷路石，顷

刻一空。群民含泪奔搬毕，乃将长木抗于女墙之上，铺起战棚，其上木石相间，凌空又建一带坚固寨栅。延昭伏劲弩其中，八面射之，契丹兵纷纷堕下。萧太后在寨中，闻报用土坛之法，前军得利，忻形于色。少刻，续报城上铺战棚，竖寨栅，伏劲弩而射，暗暗吃惊，急策马出寨视之，遥见遂城之上，沿敌楼一带竖栅，封闭严密，恰如城上又架一城。萧后掷金鞭于地，恨声曰：“何物六郎，倔强乃尔！”隆昌摇首，孝穆默然。顷之，孝穆徐徐曰：“吾但以实力取之，今可轮番而攻，为久困熔销之计！”

延昭亦分兵轮番御敌，相拒十余日，苦待援兵不至，计点部下，只剩了四千余军，与众民露宿在残垣败墟之内，遮不得风寒雪飘，渐渐怨嗟。延昭与焦赞商议，莫如破围向定州去，暂投杨嗣，再图恢复。当下计定，召诸将分拨，分十队各自驰突：能顾则顾，不能顾则散；能出则出，不能出则休！诸将含悲自去收拾。文广、八娘、排风保护眷属，及从难之民，齐载八十辆大车之上，苦无铁叶幔封，乃多扎铜铁器皿遮护，聊以御射。

至夜深三更，星月交辉，寒风凛凛，延昭披重铠上马，手执金枪，命张防御使认旗于马前，自引健士八百，当先开路，八十辆车载随之，焦赞怀抱铁鞭殿后，开西门而去，突入契丹营寨，契丹营中大乱。延昭挺枪跃马当先，不顾斩将搴旗，只图杀条血路出去。耶律洙闻知延昭亲自率军突围，火速传令各营拦阻，一面飞报隆昌，及北门萧后寨中。萧后得信，飞骑告孝穆问计，孝穆勃然起曰：“擒得延昭，河朔大势定矣！”当即自帅十八将，尽挥大军转西门，围裹延昭军民。

延昭引八百骑，在重围中向前冲去，枪锋闪处，契丹将纷纷落马。八百骑紧随力战，逶迤前行，渐渐近一座大寨，延昭不顾好歹，挺枪直杀将去，契丹群将拥来救护。星光照处，人丛中瞥见一人，纱帽长髯，骑马掩面匆匆而走，心中一动，一枝枪拦开众将斧钺之林，径取那骑。那骑加鞭急驰，延昭挺枪紧追。连越数重山坡，面涧一临，那骑沿涧狂奔，去二里路远，有乱石崖壁阻住。延昭逼近谛视，正是隆昌，飞马挺枪便刺。隆昌大惊，忽

生急智，顺枪锋之势，将身一仰，从马上倒翻堕落涧下。延昭立马临涧探望，那涧甚深，涧中无水，两人上下对视，延昭急拔弓取箭欲射，背后马蹄杂踏，契丹十余员将拥至。延昭忙按弓插箭，勒回马头，大喝一声，挺枪杀入圈子。契丹将不见隆昌，莫不惊忿，尽弯弓取箭而射，箭如飞蝗。延昭奋起神威，舞动一枝金枪，锋刃丛丛，如喷金星，白缨摇摇，似飘瑞雪，箭纷纷落了满地，护住一人一骑，却脱不出重围。渐渐人马困乏，延昭心忧，猛见契丹阵后大乱，兵将纷纷倒退，血路之中，有一员黑将，双铁鞭如旋风乱卷，杀入前来与延昭会合，乃焦赞也。二人相见大喜，于是焦赞当先，延昭随后，往原地杀回，见八百骑被围方急，冲入救了，心方略定。

萧太后闻报隆昌堕涧，不知存亡，延昭复被救走，震怒填膺，亲自戴雉尾盔，披黄金甲，策马登西山，擂鼓急攻。山上挂一碗红灯信号，北寨三十余员大将，麾下兵众，依号灯指点前拥，不计死活，志在得延昭而甘心。因此焦赞、延昭力战重围之内，只是冲突不出，认旗早不知去向，八百骑接战多时，渐渐伤折。延昭顾焦赞曰：“契丹必欲得我，我服饰易认，但死而已。汝自力战透围出去。”焦赞不语，只将双铁鞭舞个风雨不透，却守定延昭不肯离去。看看危急，忽北面一路呐喊声起，契丹兵将滚滚落马，纷纷让路，一彪军杀入，当头一少年女将，手执长枪，后随一青面虬髯大将，使宣化大斧，抡动如飞，威猛莫敌。方细视间，九妹已高呼曰：“我去五台山五哥处，得红叶岭寨主孟良麾下壮士在此，哥哥速来相会！”延昭更不怠慢，忙杀来与孟良相见，视其军约二千余，个个矫健如龙，方觉事犹可为。

当下聚兵一起，孟良当先，九妹、延昭居中，焦赞断后，徐徐杀出，契丹军乃不能阻挡，却围而不散。原来萧后在西山上点了号灯，指挥契丹军。孟良东冲，号灯东指，孟良西冲，号灯西指，契丹军只向号灯指处拥来。战了多时，忽契丹铁林马军到，前面战鼓震天，铁林八将一字排开。四人大惊，各挺兵器，抖擞精神，直杀入其中。九妹奋起神勇，一枪刺耶律康义于马下。延昭